

寂白之间 第一章 死亡之舞 Danse Macabre

红色的帷幕下有许多奇装异服的异人, 屏幕上空调多彩的背景前, 有着对我来说唯一的实际表意物, 即字幕。毕竟演员自己不一定理解台词, 理解了也不一定能表达出来, 表达了我也不一定能看懂。为了免除前两者的表意误差, 我还是决定去看字幕。《罗密欧与朱莉叶》, 音乐剧, 嘈杂的人群, 一个试图从抽象符号中看见一些实际之物的人, 还有一个注定的不眠夜。

这场表演是经历选拔之后全校精心编排的演出,出于我们的演出除了些小意外,我们班没有入选。做了检讨之后,我的声名日益狼藉(据我所知,是一个叫董高的在带动),大家觉得我不肯承认错误,更该批判。我在这戏剧节剩下的几日,注定不好过。

事实上,我当时不算好过:小泽郁郁终日,小王尚未恢复心态,郭导也见不太着,班长不久就要走人,转学到别的学校去"重新开始"。我沉默寡言,大家又觉得我犯了返错误,还会已然排挤到了班级的底层。于是我平日的午休都到图书馆去,与尼采和王小波倾诉我的愁恕。我那时的幽怨并不让他人知道,大抵是件好事。

总之那几天要是算有什么新奇的事的话,那便是某个周三的下午,我与小和去语文办公室拿作业。出我意料,是赏析一些范文,我粗看了一看,有一篇叫《咖啡与自由意志》的,论证清异灵奇,可以一看。我正打算上楼时,班长把我叫住了。

"你过来,我问你。你愿意保护我吗?"我身旁无一个人,走廊不大亮堂。此时发秋风,枯叶飞过我身旁,远方的天空是灰白色的,云彩层叠为景······我为何想这么多,正是因为我不想更不会回答,我正在痛苦地找一个转移话题的方式,但什么都不是。我只能冷冷地看着她,她难道不知道问这么一个问题会让我多么痛苦?

她不会不知道我当下的处境,我甚至有一瞬间小有怀疑,她要在离开之前将对班草用过的招法如法炮制。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来与她沟通了,破碎与伤痛将我击溃了,我没有说一句话。这让我感受到一种侥幸和懦弱。

于是我抱着那一叠纸飞快地跑上楼,放好之后,尽力忘掉这一句话。可我忘不掉,我不理解,这总令我感觉介于被要与辜负她之间,笔尖闪出青色的光,我提起笔开始写,我写不出来!我不能表达什么,对于此事,我无以描述,我唯能在寝室躺下,我唯能再陷入睡眠。但我辗转却不得入睡,痛觉不曾消减,我就这样在床上畏缩了数个小时。而我回去时,小和的座位上已经没有东西了,什么也没有了,人也不见了,她就这么消失了。

可悲的是,这也是我与她最后一次见面,而这一切,竟然都不明不白的结束了,我不能知道她有无恶意,对于当时与之后的她,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很抱歉以这种带有恶意的方式去揣测她,我也不知道那些日子里发生了什么,在昏暗灯光下的想象中,我又浪费了不知多少时间。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在她消失之前我与她还是朋友。

"那便让这混乱开始吧!"台上的家长身穿红衫,走至台前厉声而歌。字幕的滚动如同流水不断地敲击琴键,输出无数的音符,无数的信息,无数的问题,无数的答案,时间在我痛苦的悲鸣中消失不见。失去并不是最大的痛苦,失去价值才是,她的行为与消失告诉我,无论我们二人之间的友谊是真是假,都已经没有了,没有什么撕心裂肺的结局,没有什么苦痛和伤怀的告别,只是永远不可能再度存在,再度具有价值的虚无。

麻痹了我疲软的神经的,是什么?我时刻想起那种在未曾预期的分别是悲痛与哀伤,那是只属于我的情感基调,是永远无法改变的悲凉色彩。

在漫长的痛苦中,我走向另一层台阶,往上与往下已不重要,重点是行走的过程,所有演员开始舞蹈,这意味着什么?唯有欢乐与死亡,但究其本质,不过是一场舞会。

"王天明同学是吗?"我拿回递给他的纸笔,刚从台上的明星状态回到正常状态的王天明非常淡定地给我签了个名,显然这对他很平常。

- "是给班里的女生的吗?"王天明笑了笑。
- "我是想自己留着,我确实很像要《咖啡与自由意志》作者的亲笔签名。"
- "这样啊,"他不禁笑了笑,"那你觉得写得如何呢?"
- "文章非常的优美绚烂啊,只不过呢,我有些小疑惑,你在作品中提到的美式拿铁是什么?我不太喝咖啡,不太懂。"

他瞬间变了脸色,不过瞬间又变得轻松起来,"话说陈伯林同学,你平时写东西吗?" "略写一点。"我笑了笑,我与他看着彼此,走向操场的深处。

如同马可·奥勒留所说,在这场戏中,有多少人演不到三幕?既然要在舞会中舞蹈,就切 莫草草离开,而要以胜者的身态旋转。这机会不可多得。

"所以你觉得军特创新班如何?"梁老师的一句话把我拉回了现实。与我过往来时不一样,这个办公室还是崭新的时候,我还能在梁老师面前冷嘲热讽,嬉笑怒骂。可是现在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种严肃,我仿佛在冥冥中意识到了某种事情将要来临,将会改变很多。实际上,在这么一段极短的时间里,我与她的聊天方式已经改变了很多了,从愈发诡异的眼神交流中,我看向一个空白的墙角落,那里竟然从无而有长出一条裂缝来。

"是非常好的项目,可是·····并不适合我。"我轻描淡写答道,他注意到了我的心不在焉。如同很多东西一样,我会赞美它,可我并不认同它。原来那里一直有条裂缝,我想起来了,只是我忘了而已,但是我为什么会忘却它呢?况且我怎么会有,看见那条裂缝在影子里生长的幻觉?

"你这么优秀,我们的创新班怎么会不适合你呢?"他的语言步步紧逼,我自知走为上策。 "我下节课快上课了,梁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吧。"我向后退去,走时带上了办公室大门。 我没有去看她的眼睛,我不知道她是什么心情,什么想法。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是在逃 避还是做出实际意义上的抉择。

他的廉价赞誉让这件事变得更加无趣,事实上,我对军特创新班并不曾有何期待,我初中几年最大的一个目标便是从这死地里爬出去。无论开什么条件,我也不会爬回去。

我经这么一提醒,终于想起来那时候要近了,中考当前,我终究还是要做出选择。

寂白之间 第二章 水晶之夜 Crystallized Night

回忆本质上来说,是蒸发溶剂得到晶体的过程,慢慢地让记忆重新分离重组体现事实的过程,看清那过往自己谬误的过程,最为痛苦,最为透彻,最为清晰。在此之前,要先让它稳定下来,然后再慢慢品味这智慧与痛苦。

"军特高中部的优秀师资力量,可以保证师生比完全大于 1,这将会对你们的高中生涯学业有巨大帮助,此外我们的高考数据也年年走高,一本率到达了 90%的水平,余杭区第一。 "梁老师说到这顿了一下,看向正低头打嗑睡的小泽,向他丢去一个黑板擦,正中他的同桌。

"你们这些打嗑睡、不好好听的人啊。我倒问你们,你们若是丧失了这次机会,你们倒去哪儿?我平心静气和你们说,就凭你们现在的学习水平,去和其它学校的学生比中考,你们就是—"

"炮灰中的炮灰,他说我们这些想参加中考的人会成为炮灰中的炮灰。"我苦笑着说。后视镜里现出我父亲的身影,金色的路灯给车里的一切染成金黑色,除了那幽蓝色的烟,从主驾驶座的窗户飘出,他对我笑着,将香丢进烟灰缸。

"他认真的?"父亲笑着问道。

"大概吧,我说不好。"车开到一座桥上,清蓝色的江水倒映着洁净的月光,冷色调将浓重的豪奢的金色光芒一扫而空,仿佛我不现实的虚拟的假象,曾让我自满骄傲的幻境,唯余

七分钢筋水泥结构的残留物,二分古坟野冢,一分从远方照映而来的冷冰的透析的光。

"柏林,你要知道,我们一开始送你去军特只是为了作为一个跳板,去杭外。但我们发现你逐渐与这个学校产生奇异的共鸣,它对你的意义也随之而变。也许影响不全是坏的,而你始终都在这个学校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你始终都有选择。无论他们怎么说,无论你做什么事,你始终都有选择,千万莫要在别人的谎言中丧失自己的选择权。"

下桥之后,两天拐至一个偏僻的小道,周围几近一片漆黑,那车灯如同光明的利剑扎入夜影深幽的黑里,但黑夜的朦胧又好像要把这利剑给吞噬了似的。"左转,然后拐回天目山西路。"他开了许久未开的导航,我们都是人,都有一刻会迷路,都有一刻会迷惘。左转之后,我们扎入在路灯下雾气稀薄的大道之中。车不断加速,开得越来越快,我看不清父亲的脸,而一切都变成金色粉墨组成的画景。刹那间,我在这梦魇的加速中坠回现实,我醒来却发现,周围仍是烟雾缭绕,完全无法看穿。

桌子上的粉笔灰在冬日的阳光下显示着色彩,有时浮到空中,将我迷住。阳光被它挡住,在青灰色的校服上,映出几个黑色的点。

"你醒着吗?"我摇了摇小泽的身体,他微微一笑,作为问题的回答。

小泽伸了伸懒腰,捡起不知被谁撞到地上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将书翻回 29 页, 放回桌上:"你知道我为什么完全放弃了留在军特的念头吗?"他辛酸的表情越看越像自嘲。

"我完全知道,没有人比我更明白。"我脱下藏青色的外套,"好子爵进了麻风村,他让麻风病人们不要寻欢作乐,要他们尊从道德准则,却将他们留在病痛与虚无之中。我不禁要问一句,这样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将假的欢乐带走,却让我们承受这莫大的痛……"

"你不是鲁迅,我也不是钱玄同,何故在这里做无谓的铁窗之辩?你走吧,我再睡会。"小泽趴下了,众人都早已离开,奔向食堂。军特不知为何,将墙涂上了一层天蓝色的漆,但眺看外间,却是惨白的天。高挺的乌黑的树与发亮的黑色塔顶,将这寂白切割开来,而我只是看着,我在这冰蓝的房间向外望去。我透过冷冰的铁窗向外望去,仿佛我是它的一个囚徒。我想,坐在笼子里被牛车拉走的愁容骑士,想必也是我当下的心情。

"啊!"我叫了一声,声控灯打开了,我在金黄色的灯光下又走进漆黑里,打开门,却显出冷白的光。我怎么又走回冷色调了?难道这一切,都在催促我做出选择?

"我回来了。"我默默地坐到桌旁开始吃晚饭,他们也都知道我因此而心事重重,所有人都没说话。

饭后我走进一片漆黑的房间, Retina 屏幕幽蓝色的光过于微弱, 不足以照亮我的身躯。 打开"钉钉", 打开表单, 我看见那抉择, 我看见那选项。我最后一次分析, 在我选择之前: 创新班独立上课, 作为实验班必须留在军特高中就读; 英高班, 独立上课, 作为军特高中预备班; 还有最后一个, 中考班, 必将离开军特, 凭中考成绩参加普通高中, 最自然又困难的方式, 最令人害怕的方式。我怕什么呢? 我想, 我害怕真相, 我害怕知道自己不适合应试教育, 我害怕自己失败, 然后一无所有。

直到那时刻迫近你有可能意识到作出选择前的紧张与准备是无意义的, 因为做出让自己不后悔的决定是不可能的, 无论做什么事都注定要放弃一些可能得到的东西。

"第一志愿:中考班。第二志愿:无,确认提交?是。否。"我将鼠标挪向"是"的选项,仿佛看见我坐在军特创新班的教室里,有一瞬间,我看见从窗中,屏幕中、门中,射来蓝色的丝影,那是我本能拥有的人生。"是"与"否",简化为0与1,模糊为真与假,二元对立,是对未知的天堂与地狱的选择。我想要享乐与轻松,还是真正地"成全"自我,到达更高的境界?或者说,其实都一样,并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你为什么选择不来军特创新班,而是要去尝试中考呢?"梁老师面色铁青地发问了。 "和任何人做出选择的原因一样,我觉得我能搞定它。"我掩盖着笑意,但梁老师明显不 满意。 "有自信是好的,我回头再找你聊,我先和其他同学聊,你先走吧。"我迅速走出了办公室。

我走过天蓝色的回廊, 走回教室。小泽是下一个, 他问我我们聊了些什么, 我说没聊什么。

我走在白光充盈的房间里,过于寂静,过于肃暮,过于单调。坐到座位上,沉默着无事可做。窗外的白玉兰枯萎了,再也无法激起我的一点哲思,曾属于诗人的灵感在蓝色的监牢里枯竭了,我一次次用笔尝试描述些什么东西。但又屡屡失败,笔墨散尽,纸张破碎,我还是无法表述自己,哪怕是最小的一部分情感。此时我又想起我当初为什么开始写作,于是我含着泪写下下一个注定不会长久的诗篇的开端。

我再一次感受到那种撕裂的空虚感,在每一件物品中,在每一个人中,我不能不注意到 那深藏的空洞和裂缝。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选择是否真的有意义。

而当我日后注目这幻想的回忆。我只看见朦胧的影像,是深蓝的江面上,倒映着洁净的 月光。

寂白之间 第三章 自由意志 Free as Hell

"文字是一面破碎的镜子,同时以个体与整体存在,折射光,让它显现出千万层不同的精神图像。在思维展开之时,不仅读者被剖析,读者也被剖析了。但看见结构森严的网络从立体的高维结构,总结归纳、消隐为一部简单、清晰又被层层剥离,沦为简单的图画式表达时,其巨大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在那线格之间,在那缺失的表达之间,人应当填补些东西。"我向坐在我隔壁的王天明如此说道。

我并不认识他很久,但他的大作《咖啡与自由意志》深深使我佩服他的思辩能力。我后来又遇上了他并递上了我狗屁不通的小说。他读后便常与我谈文章,但很少围绕他的作品,大部分时候在讲我的。

"说变在的,大可不必说得这么复杂。你的言辞像你的那部《御伽之国的鬼岛》一样,诡异离奇而晦涩难懂。"王天明摊开手,"整体来说,它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复杂,破碎的结构和语言。你若想批判宗教与永恒,不妨更直接、简单一些。话说回来,我看了你的另一部作品,是叫《十三而立》吧。"他提到了它,但我不知道为何。

"是的。不过它不需要破碎复杂的结构与语言,而我需要。"我苦笑着说出这段话。

"我感受到一种介于极端荒诞欢愉与极端悲哀之间的东西,事物是荒诞的,但文字中却有种我看着最真切的萧瑟感,那是为什么?是有意的吗?"天明拿起保温杯大饮特饮,而我看着他,欲言又止。

"我本来计划做一部三部曲,第一幕是喜剧,第二幕是悲剧,而第三幕是闹剧。《十三而立》是第一部,是喜剧。但我并不会写悲剧,所以我放弃了写第二幕与第三幕的想法。"我默默地答道。

"我倒是觉得这个点子不错,你可以接着往下写。不过我很好奇的是,那股萧瑟感究竟从何而来?你看起来不像是那样的人,确切的说,没有人像你所叙述的小说里的那样的人,没有故事像《十三而立》那样以一种怪异离奇的方式叙述。"

时间拨回到那个我开始写我第一部小说的下午,三足金乌的潇洒身影浅浅舞落,留下一帘青绿色的天,像一块墨染布,被晴光遗天一束滴下了灿烂的一点。处色的云中,射出一束青红色的光。而我只躺在操场上,躺在一片绵延的青绿中。在那时,我还勉强相信我的生命多姿多彩,偶尔失意、不满,也不过是短痛。乐是绵延的,而痛是短暂的,我便在这诡异的校园中随大流而醉生梦死。那一天,我还不知道发生了那件事。

两天之后,我回到家,打开 OO,向怜月发了自己小说的前三页,沾沾自喜。然后我就

收到了他的死讯。

他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教我写作的人,我的良师益友,我竟不知道他的死。但令我自己惊愕的是,我感受到的第一个情感,并不是悲伤而是恐惧。我害怕意识消失,但我更害怕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可以如此突然如此快速地消失在我的生活之中。突然之间我就不敢去拥有,因为我意识到随时有可能失去。紧接着我就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不要爱任何人,甚至自己。在这样的心态下,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我发现有一种空虚状态,正在我的内心中扩散,原有的世界观四分五裂。而我的语言也开始丧失其色彩,有一些颜色,从那一天开始,只在我的记忆与噩梦中出现。在内心原本最充盈的基底,出现了一个空洞。

"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是自然状态,绝对的善;而恶是不自然的,是像空洞一样的缺失状态,是像裂缝一样的虚无状态。当我注视任何东西的时候,那空洞只是存在于其中,提醒着我有多么空虚。这就是为何我写了那部小说,我在向我剖析中,打算填补我的空虚。"

对于我来说,写作一开始是生理行为,是对于我支离破碎思想体系的重构机制,是给予虚无空洞的填充物。我一开始只是凭着想象、记忆与实际排列组合成语句,随意地写下来。但我意识到,这种无意识的产物比有意识的产物更能够代表我与我的精神状态。对于虚无,我不知是在填补还是逃避。

"你现在还是在这样地写作吗?"点点雨丝透过窗沁来,灰色的云终于要释放它自身。山雨已至,但我仍然不知要走向何处。

"我觉得完全不是。你我正身处于这环境中,过往繁多的奇人异事都消隐了,轻盈的新环境中的甘甜逐渐由此变为苦涩。在做出选择之后,人们或留下,或离开,但大家的生活都走上了正轨。人们习惯于习惯中,在形成后越来越感受到痛苦。但又无法摆脱,因为那是在灵魂上的雕刻。"我说着,突然感觉某根心弦被触动了,左胸部的肌肉莫名地出现了一种线性的痛感。

"行,那我先走了。你是去中考班,对吧。我也去了,你还没吃饭吧,快去食堂先把饭吃了。"他边说边上楼,我本想再说些什么,想想还是算了,我走下楼去。

当我踏下台阶时,我看见一滴水从天花板滴下来,滴到一滩映着灯的积水中。那摊积水的形状像一个眼窝,而惨白的灯像是时刻从虚无中看着我的眼珠。

我抬起头,看向水的源头。那是淡蓝色的墙面中的一个裂缝,像毒蛇的舌头一般从万物 之中

吐露出来。我走向右侧绕开,继续向下走去,长廊的影子在雨水中溶化,遁入许多事物, 一片晦暗。

当雨水击中我的皮肤时,我感到一丝寒冷。我为什么要在雨中行走,而不是在长廊中走,如同往常一样。我从不惧怕长廊的黑暗,也并不至于埋怨它"道阻且长"。我可能害怕在长廊中只有我一个人,这会提醒我身边不曾有人伴。走在大道中,仿佛远方走来的人我熟识,仿佛我就不孤单了。

我吃过个饭,回到教室,看向桌上散乱的美术作业。我并不知道它们为何被放在这里,但我觉得我应当将它们发掉。我那天就干了这么些事情,没做什么别的了。"我这样向郭导说。

"你相信人有自由意志吗?"郭导突然这样问。金色的探照灯给我与她上色,我与她就这样立在钟楼下,她就这样突兀地发问了。

"为什么突然这样问?"我有些诧异。她从我的手中接过一个行李箱和一个手提袋,她接着说:"因为我觉得你所做的一切,让你苦恼的一切行为都是出于你自己的选择啊。你如果一直追求你所欲求的那种东西的话,迟早会把自己逼疯吧。即使你不填补空洞,接受它,又会怎样呢?"

"好, 我明白了。"我没明白, 她也没懂, 我与她分别走向钟楼后的男寝与操场后的女寝,

寂白之间 第四章 腐水迷宫 Rotten Maze

循环,再循环,再循环,我整夜深陷在这迷宫里走不出去。接着,我看见那从苍白中探出病快的身躯的太阳从正西方升起。腐烂的水从四周涌上来,我意识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然后那死水充盈了我的身体,我的肺,我以为它将亡我,但它只是再推我一把,将我完全地推离这迷宫,让我看见以苍白掩盖空虚无物的天和即将凋谢的太阳。而就在我看见那空白的阳光的时刻,我看见了真正的阳光。

秋日的清晨,在我醒来时,寝室里早已空无一人。我拿起拖把,连脸也来不及洗,赶紧把地拖了个干净就跑下楼去。想吃早饭也不大可能了,最后一年了,一定不能迟到。我并不是因为最后一年了,而对这里留下了怀念,我只是不想要在这个我欲求离开的地方留下印迹。我想要在日常生活的循环中忘却这段时光。

"那个,翻开报纸到第六页。"作为英语课代表的我,一到教室,就几乎是一定要领着一群不大早读的人早读,那段时间的周二与周四早晨,几乎是我一生中最耻辱的瞬间。领导来检查,我带着读,几乎没有人跟。我摆烂的话,领导和老师说我不是;他们摆烂的话,领导和老师貌似也是说我不是;如果我说是同学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同学、领导和老师们就会说我不是。不过实质上这三种情况,对我而言都一样,而且我都经历过,这三种情况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循环,取决于我和领导、老师、同学们当时心情如何。就好像一个无解的迷宫一样,被安置在迷宫中,但是这个迷宫没有出口,只有三条堵死的路,我只能在这三条路中选一个碰壁。

我见领导不来,回到座位上,拿出《御伽之国的鬼岛》开始写第四章。可是隔壁班的老师倒是来了,还气势汹汹,说我们班很吵,让我们班安静些。我一想这逻辑很可笑,在早读的时候让同学们安静些,这不是很幽默吗?但我一想到说出来,就会成为出头鸟,我就一点不觉得幽默,我就感到迷惘、无助和彷徨。老师让我上去读,我很无奈,我便说我咳嗽,读不了。我装模作样地带上口罩,又拿起保温杯,摘下口罩,大口灌了不少开水。说我不咳嗽是假的,但说我完全读不了也是假的。我只是想找个借口推开这个根本无法执行的任务,就是领读。

老师气愤地一摔门走了出去,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生气,如果是因为我的话,那就因为我吧。我想起我干英语课代表也干了快两年了,怎么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带读过全班呢?我现在明白了,身处于迷宫中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下意识地认为迷宫一定会有出路,如同一切题目都有解一般。我有的时候,想到这里,往往会觉得是存在过这种情况的,我好像成功过,事实上就是没有,可以说我不称职,或者说,我期望着这个难题有一个我做的出来的解法。

对我来说,这种生活已经在机械地继续着了,直到我离开之前,都会是这样,是一个又一个无解的迷宫。有时候我会侥幸地想,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会不会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不会,起码在这里不会。

写着写着《回忆京都》的旋律突然在耳边响起,我粗笨的手指跟随它在桌上舞动,仿佛我真的会弹钢琴,仿佛我真的理解这重复的旋律。我想起京都的同时想起杭州,仿佛我此刻人不在杭州,而在别的城市一般。回忆时,却发现过去的世界里,仿佛没有杭州这个地方,更多的是小区、小学、武林门、西湖,却不是杭州。我对杭州的了解始终很少,我在杭州的生活,一直在一个杭州里面的小范围里做着循环,却与困在一个迷宫里不一样。哪怕是局限在小范围中的我,日日也有新鲜事,也有自己真心所热爱的生活和风景;而在学校里,除了笔墨、音乐和几个朋友以外,我只剩下机械运行的一套程序了。

我感到沮丧,我知道那虚无循环的程序不属于我的一部分,但我每天每时每刻都要被它驱动去碰壁。我已经知道了我迟早会碰壁,那一切都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伪装着努力,伪装着去改变现状,可又有什么用呢?我记得曾几何时,我曾经说过,我是最讨厌虚伪的。于是我又去敲开办公室的大门。

"这件事对你来说很意外吗?"我笑着说。她拿起我的辞呈,眼神中有一丝迷惑,似乎我 的这个决定让她很不解,但实际上我怀疑她很明白我这么做的用意。

"倒也不是,只是说,我记得你不是这么一个放得下的人。你一开始竞选这个职位的时候,你以最低票数当选,但是又干得最久。而且凭我说,抛去你那些恶习和做事刁钻的怪毛病,可能也干的还可以吧。我记得你之前也说过,要去做一些事情改变班级现状的,你大业未成就功成身退,这对你来说真的合适吗?"梁老师坐在办公椅上,看着我的眼睛说。有那么一瞬间,我看见一年前的她,我还记得那印象,如今又浮现在她的脸上。究竟是我又一次产生了幻觉,还是她没有变,变的是我,变的是我看待事物的方式?

"我觉得是合适的。我现在已经做出了选择要去参加中考,那么以我的能力,去参加中考需要非常充分的准备,否则极有可能失败。整体上来说,班委职务会消耗我大量的准备时间,综上所述,以我的视角来看,我应该辞去所有的班委职务,用心准备中考。"我不去看她的眼睛,却看见那越来越深的裂缝,在光暗交接处迸发。AI 一般的空而无物的发言,用来结束我空虚的班委生活,异乎寻常地讽刺与合适。

"你不是这么想的,对吧?"梁老师笑了,"但我明白了,你走吧,我接受你的辞呈。我们班也快散了,如果你觉得同学们对你很重要的话,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吧。我不是早就与你们说过,三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完了。"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梁老师叫住我,语气急切,仿佛要说什么。

"什么事?"我回过头来,门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到我身上,却没能照亮梁老师所在的那个角落。

"没什么。我不需要与你说,你也自然会明白。"她的眼神中仿佛带有着一丝歉意,我懂了。

"如果是那件事情的话,其实也没必要。"我冲她笑了笑,冲回了教室,与小泽一起趁着课间写了几篇辞呈,一起递交给了许多老师。但老师们几乎都看出来了我与小泽并不是真心想要为了中考放弃职位。我与他是在提前将自己在军特的生活状态放弃掉,在腐水使我身躯浮起,越过迷宫的桎梏之前,我要先切断那曾经让我流连忘返的,一丝一丝的,虚无缥缈的牵连。

寂白之间 第五章 夜黑风高 Midnightmare

"所以今天又是什么?"我向押送我的人影说,"不会是 101 号房吧。"

他一言不发,将我推了进去。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全是镜子的房间,入口和出口也成了平滑镜面的一部分。我看着自己,也看着镜子反射出的镜子。"人人都知道 101 号房里有什么,只有你对于它一无所知。"

那个得意的男声继续说道:"但我们最终还是在细枝末节中找到了你所害怕的东西。"

"你自己。"我在毒气的作用下开始呕吐。在胃里什么也不剩时,我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挣扎着要从我的嘴里爬出来。当我强行将它取出时,我看到它的形态,一只布满血丝并完好无损的眼睛。我不敢看它,只把它丢到远方的镜之墙。但那黑色的眼珠,竟附着在上面,成了一个黑色的洞,而那数不尽的血丝竟分裂扩散开,从镜子里穿过来,刺向我的双眼和喉管,我在这梦里最后的感觉,是双眼的破裂。

我咳出血来,但在午夜的月光下,我看不清一切东西,我以为那就是我梦中的眼睛。但

若非小王的一句"你还好吗",我将仍怀疑自己正身处梦境。我回到床上,也懒得再做梦,便思考起那件事情的缘由。我一想到昊天,我就想到,在比深黑色更黑的夜晚里,他疯狂地给每一扇门,每一个公告栏贴上万字旗的场景。

"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是真的吗?"我向天明问:"昊天真这么干了吗?

我那晚一宿未睡,到了午后仍惊魂未定,碰上天明,便与他将此事相问。他看着我神经兮兮的样子,倒是略微发笑。

"昊天我倒是不认识,但是我最近却是的确不曾见过蒋竹风。"天明摇着头,"我倒觉得只是别有用心的人在炮制谣言,想彻底搞臭昊天的名声。要知道,他在很多方面树敌无数,而他的那件事把所有人都惹火了,大家有充足的理由反对和造谣他。蒋竹风若是真出了事,想必你我会知道,对吧。"

"但愿如此吧。"我看见蒋竹风从窗口快要走过,雨从窗户外打来,融下一个红色的黑板上的红字,滴在我的手上。

天明笑了笑,说:"你看,谣言不攻自破。喂,竹风!"我与他打着招呼走过去。竹风并不正眼看我,他看的时候,我总好奇他什么也没看见,因为他的左眼比我的还要空洞,而他的右眼不断地在旋转,像一个旋涡,好像要把我吸进去,然而终于在一个点安定下来了,在我的左手上。

我太熟悉那种眼神了,但我不知道破碎过的眼睛如何运作,所以在他攥紧双拳之前,我并不意识到他要冲我来了。在我夺门而逃的那一瞬间,我被猛推了一把,我摔向门口的时候,正想爬起的时候,却发现天明爆发出了从来没有在他身上见到过的力量,他将满脸通红、已然攥紧双拳的蒋竹风制住了,可能并不能够维持多久,我便跑向另外的教学楼,如同透过窗户击打我皮肤的雨点一般。

然而也恰恰如同打到我的雨点,我打到了另一个人身上。小泽头一回看着我这么惊慌失措地从楼上跑下来,还撞到他身上,幸亏他身材结实,不然高低得像他手里的《我的世界观》一样被我撞飞小几米。

"谣言很有可能是真的。"我和小泽解释,"我寻思大概是,蒋竹风看见我手上的红色粉笔印记,他想起了那天他在篮球场和昊天争斗时留下的血,然后就失控了。我看的清清楚楚(也被打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了他的眼睛,有一只几乎不能动,还有一只空洞的像要把我吸进去一样——"

"首先如果昊天干出了这样的事,学校必将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他之前在全校贴满万字旗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一份校级警告处分;如果他再导致这么一起事件,就一定会得到第二份,这绝对会导致他被强制退学,甚至负刑事责任。总体来说,你我都知道他是一个如此无耻的人,但他也是一个最护着自己的利己主义者,这样的人,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小泽冷静的逻辑分析,大理石雕刻一般的面庞究竟让我恢复了理智。但我还是放不下,我知道有很多原因可以否定我的这种假设。

我究竟是变了,我现在可以做到不吝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别人了;但或许我又没变,我仍然无法在别人的苦难前转过头去。我不知道,当我走回教室的时候,我发现教室里又充满了熟悉或不愿与我熟悉的面孔,而天明和蒋竹风消失了。而恰好,班会课上课了,面色苍白的梁老师走进来,用白粉笔写了两个字"自习"。

"你们的初中旅程已经快要走向完结了。有时我觉得事情变得不一样了,越来越严肃了。问题越来越大了,越来越难控制单纯在学校内、在我的帮助下解决了。有时一些小小的举措,能够造成永久的生理或心理的伤害。我作为你们的老师,你们在学校的、也许不那么合格的守护者,已经很难再帮助你们了,而且我们很快就要分别了,在下个学期,你们的班主任就不是我了。"梁老师尝试隐藏自己的感情,"我将成为中澳班的班主任,而你们都将在选择或分配后进入不同的方向,初中结束后,我们、你们都将各奔东西。这节班会课本没有内容,

我只期望能与你们中的一些人和解,我们好聚好散。还有,最后一段时间,别给我再闹什么幺蛾子。"她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眼角几乎带着一丝泪光,我不知道她的嘴唇微微张开,是想要挤出一个微笑还是说些什么话。

又过了两节语文课或是数学课,我的思考仍然未能平静。我要去上社团课了,我淋着雨走向机房,却看见一旁的小道里,有一个黑色、矮瘦的身影走过去。昊天?真是他吗?然而定睛一看,却好像是一个初一的小学弟,还带着红领巾。

机房的配置只能说勉强能在十几年前说的过去,但据说有人之前在这里玩谷歌浏览器内置的游戏竟然把这的电脑玩冒烟了。就在我刚拉开椅子落座时,那个黑色的身影走了进来,那是昊天,不知为何戴着红领巾。"我能坐你旁边吗?"他笑着,像个没事人一样。

我不敢说让他离开,也不敢真的让他坐下。于是,我耸了耸肩,表示随他便。他看着我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坐在我旁边,看样子也什么也没干,短暂的恍惚间,我真的相信了他什么都没干,这一切全是巧合。

上课之后,我和他熟练地将学生端控制软件关掉。他和我都很长一段时间没说话,直到他突然开口了:"喂,柏林,我说你这么长时间也没主动提问,你不会真的对篮球场的那次事件不感兴趣吧。"

"哦?什么篮球场事件?"我的背后瞬间有了冷汗,我自圆其说的又一个幻梦被轻易地打破。"篮球场事件"这五个字,彻底地让我对他那只在鼠标上的左手产生了恐惧。

"就是我在打篮球的时候,我与蒋竹风争球权,要打起来的时候,我说:'打之前先把眼镜放下来,我可不想赔你的眼镜'。然后蒋竹风愣了一下,将眼睛摘了下来。我趁此机会,用两只手指戳进蒋竹风一只眼睛,像这样。"他左手微微抬起,以极快的速度将左手向远方伸去,直直的中指和食指几乎撕裂了空气。我的一只眼睛突然开始作痛起来,可我不敢捂。我强装镇静,只是平静地听,时不时说几个"嗯"。

"柏林,我之前可没注意到你这么脱俗,听这么口味重的故事都能像个石狮子一样坐在原地不动也没个响声。别的听这个故事的人可吓坏啦,我和蒋竹风当时也吓坏啦,但他捂着眼睛在原地动不了,我一开始也想要不先叫个救护车什么的,但我觉得还是先去厕所把手洗干净比较好。等我回到篮球场去的时候,蒋竹风已经不见了。"我忍耐着一千句"操你妈"和同情与悲愤的泪水,听着这个人在我面前打趣一般地讲述着。

"几天之后,我拿到了严重警告,我父亲出了巨额的医疗费,联系了全市最好的医生终于把他的那点视力救回来了一点,但也不多。我本来以为我要被勒令退学了,但你猜怎么着?我之前进入创新班的时候,签了一份合同,其中包括我必须在'这个学校的创新班读完三年高中',违背合同的一方将要付出巨额违约金。校方宁愿把我留在这个学校,也不愿意为了这件事支出天文数字。"好像一只蜥蜴在我的颈椎里爬,我仿佛有一种随时要倒下的冲动。或许就是在这一瞬间,我对这地方彻底地失望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我尝试用尽量冰冷的语气向这个对自己过去的恶行充满激情的 疯子说话,但我忍耐不住了,我几乎要伤感地流出泪来,"难道一个球权就那么重要?比一个人的,或许两个人的人生,还要重要?"

"对啊,有时候就是如此,这可比你所能想象的一切事物都要重要多啦。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也许我还是会干一样的事情,我阻止不了这件事的发生,因为这就是我干的,不是什么双重人格,也不是突然的爆发,我已经有了那个念头,我就要让它实施下来。我确实很害怕做这件事,我之后想起来也有些后怕,但是总而言之,木已成舟,而我要想的是开一个造船厂还是开着这艘船出去浪。"昊天露出扭曲阴暗的笑容。

"哦对了,你知道为什么我能拿到那个创新班名额吗?因为在那次创新班考试的前三十人里,有一个人放弃了名额。我在顺位后延后,拿到了那个名额。你猜是谁放弃了这个名额?"他混沌的眼睛像毒蛇一样盯着我。铃声响了,其他人也都离开了,他也走开了,没有揭开谜

底, 但我猜到了答案。

我听着似有非有自己的这个故事,好似过了一个永恒,却在虚无的回望中只留下一个不成瞬间的须臾。但在那时,我唯一想做的事情,是去看看蒋竹风,我以最快的速度爬上楼梯,却只在一个灭了灯的幽暗的教室里,看见一个流着泪的天明。

"他走了。他今天是来办理休学的。你走吧。让我一个人静静。"短句连接着最令人感到怅然若失的几个字符,组成散落在夜半天空中的北斗七星,向无限空虚的空间的极远端飘去。

寂白之间 第六章 滇雪山林 Ouroboros Ring

我在各种琐事中,挺过了一轮轮考试,读完了《挪威的森林》,那是来自天明的推荐, 我有时也在想怜月与我与书中的主人公与木月有无相似之处,结论是有却不多。其中最大的 不同是,我从未真正意义上了解过怜月,哪怕是从数年后的我的视角来看,我对他了解的也 不多。

于是就这样,几个月在迷惑与淡然中过去了。创新班的人与中考班的人平静地度过最后一段时光,蒋竹风近乎要被遗忘,准确来说也不是遗忘,而是对昊天的恨意转为了调侃与无视,像《祝福》里写的那样,当泛滥的同情心用完之时,有的看客就要在暗地里嘲笑了,这令我又一次想起小和,想起过去的自己。

"所以你最后想要去哪儿呢?柏林?程光?"小和露出蒙娜丽莎式的微笑,不知在什么时候,对我和程光发问。我依稀记得,那天是雨天,小和的发丝是湿的,像一团缠在一起的乱麻,红漆的英式宫墙一般的建筑在雨季衬托得格外阴暗却湿暖。程光说他想要去德国,然后便缄默了。

于是小和以期待的目光看向我,我却深知自己没法说出她期待的那些话,于是我说:去哪儿?我无处可去。我原有的梦想的唯一机会已经被我放弃掉了,不如说是根本抓不住

与其说是有选择,还不知说是没选择;与其说是有未来,还不如说是没未来。

我记得在那时,她即将开口,然而我与她都沉默了,究竟多少本该说出的话语,最终却又永久横塞在了心中,等到我再一次回过神的时候,枯黄的灯下,朱红的墙上只剩我一人的影子了。而那朱红的墙面也隐去化作冰蓝的平滑,天依旧阴郁,杭州依旧是那个多雨的城市,我的影子却不比往常,瘫成一个黑色的圆,倒在地上。

我像以往一样随意地走向办公室,梁老师还是坐在老位置,抿了一口枸杞西洋参茶,看 着我,那眼神再次让我想起了小和。

"怎么了?看你这眼神,最近有什么心事?"

"没什么,我想起她了。"

"她?你这样的人也会有个她吗?不对,倒是应该问是单人旁的他还是女字旁的"她"。" 他终于笑了。

"这种玩笑倒也不必,你不是要去中澳班当班主任了吗?恭喜啊,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么?"我快速地扯开话题。

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但又经究意识到不合适,于是又微笑了: "柏林哪,你这个人有的时候太直了,我那次给你检讨的机会,结果你几乎在批斗大家,搞得大家下不来台。那时我觉得你这样的人肯定走不长远,但过了这么久之后,我可能要推翻我之前的想法了。现在,我倒是觉得你会走得比我们都远。"

"所以这句话我也送给你,希望你能走得比我更远,走向梦想的另一端。另附《传习录》一本,不妨在暑假读读。"我将信写毕,用静电贴贴在《传习录》的封面,然后便走向门外,走向遥远的西南边,小泽不在,我便留了封信在他的桌上,我期待他收到的那一刻。

我撞见已经入了军特创新班的程光,我还记得他知道小和离开军特时,表情中透出的不甘与失落。他说他寒假要去米兰,签证已经过了。我问他还记不记得那日的谈话,他说那时有太多这样的谈话了,那时我大抵与他和小和有过这么一次谈话,但到最终也记不清了。他说还是像我这样写些东西才好,流年似水,有的事物带着美好几瞬就在记忆里消弭了。

但我却又说了些落寞的话来,我说:"当我将活生生的人物经作文字的画的时候,我已经在用文字来代替印象。另而言之,写作真实的事物相当于。在那些事物的记忆还留存的时候,就用文字来抹杀它们,最终虚假的记忆会在以住的空巢上自成体系,自欺欺人。过去我曾为此自鸣得意,现在我倒对其带给我的空虚有了特别的感受。很难说我这么做是对的。"

程光眉头紧皱,看似苦思后说出:"有时候你若是不失去什么,就会被夺去什么。命运与时间在你我这样的人身后追的很紧。有时来不及表达爱,思慕的人早已离开;有时来不及回忆,记忆就会散去,归根结底,你还是幸运的,你还能够想起一些残片凑起来,但我只能在流年里沉浮了。再会!"我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于是我便没有告诉他那件事,让"她"在他的心中留下一个飘渺的影子。这也是我极少数在那些年干过的并没有一点后悔的事。

"喂!程光!程光!"程光拖着行李箱,即将走过校门,听见我在楼上的呼喊,转过身来 疑惑地看向我。

"假如,我是说假如,某日我真的将你忘却了,而记住了那一个笔下的'程光',你该不会要记恨我吧。"我的语言已然混乱无章,但他听懂了。他唯一的回应是耸了耸肩,然后轻捷地走出校门。

一个月后,飞向昆明机场的我,怀中紧紧抱着一个黄白色的木盒子。后来有许多熟人看过照片之后,问我那里面是什么,我说,是过去,是我不得不面对之物,是我没发出过的情书,同时也是我的遗书。

"话说你往前不是提过你写过一篇小说吗?那篇你原打算寄给怜月的,可以给我看看吗? "不行啊,因为它已经消失于人世了。已经没有人可以寻到它,将它拿回,再将它阅读 了。"

"消失了?是说把它弄丢了,还是烧了,还是?"天明的眼神略有些诧异,而我的语气趋于平静。

"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把它放在了一个永远不会有人找到的地方,仅此而已。"

金红色的寺庙已在远处渐变淡化即将消失,我行在与天一体的湖上,踩着怪石走向另一侧,三面环绕着海拔超三千米的森林。这里四季常春,一望皆是淡淡的青绿色,形成一种没有边界的模糊感,像将万事万物的勾线给去掉了一般,只保留厚涂的大色块。

湖面平得没有一丝波澜,我的存在与这些树的存在一样,没有给它带去一点水花。就连风起之时,湖面也不大有起伏,只能看得见,云的影子在湖下飞,我的影子被云卷到了一边的草地上。精疲力尽的我在草地上躺下,看着蓝得不真实的天空,没有飞鸟掠过,正如这湖上没有落叶。仿佛我又一次回到人生的黄金时代。看见他,看见过去的种种。

"奥罗波若是什么?"我问那时如师如友的他,他在本子上画了两条蛇,一黑一白,形成我最熟悉不过的阴阳图象,咬着自己的尾巴,下方注着潦草的"奥罗波若"字样。

"是个环,是衔尾蛇,"他回复道。"象征着一切都只不过是循环,开始即是结束,结束亦是开始。你以为你能够走出去,却又总在某个达成微妙平衡的地方回到原点。我写过的小说里所有的角色都是如此,他们总是以为自己能够走出既定的历史套路,却只不过是第二次、第三次开始。然后自我吞噬,走向毁灭。"

"环的中间是什么?"我异想天开地提问道,但我并没有想到怜月因此沉默了许久。

"环的中间······并不存在什么东西, 纯粹的不存在, 纯粹的空虚。"我以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怜月词穷。但我在数年后才发现, 如果让我来描述, 我也无法说的比他更精确、更多。

"那又有什么方法离开呢?"我不知为何,急切地问道。

"通过空洞进入,通过空洞离开。"怜月喃喃地说。

或许在高原反应下,我的神志已不清了。在寺里喝了一碗酥油茶后,才在恍忽里走到醉醒后第一个镜头。我抬起头,摸着木桌,却发现那木盒已经消失了,我想,它已经找到它的归宿了。我却还未找到我的。我看向雪山,远方模糊的蓝白色形状,离我如此遥远。我感到它走向我。

而我走进我的旅店,店主正泡着一壶茶,他问我是否将要离开了,我说是的,在晚上六点前我会走。店主说我不妨坐下喝杯茶再走,于是我坐下了。店里放着歌,是《加州旅馆》,我印象极其深刻,不仅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

"你可以随时为你的一切买单。(You can check out any time you like.) "店主背过我的身去,哼着歌。

"但你永远无法离开。(But you can never leave!)"

我淡淡地接上,却又突然回想起什么。当书写着这回忆的我忆起我回想起什么时,两行 热泪已经掉入茶杯,浑浊了我的面目了。

《寂白之间 (上)》完 吹神求杀 18th Dec, 2023